

● 海外专递

寻求沟通的语言*

[意]恩贝托·埃柯

我想与你们探讨的是语言的通用性问题。这既是科学界广泛争论的古老梦想，也是从欧洲角度研究文化行为的人类学所投下的一笔赌注。

我觉得民族特性是建立在被视为研究精神(神圣的)过程的最普遍、最空想、最神圣的科学之中的。所以,文化人类学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:这个学派为什么会建立在法国,而不在英国呢?

我觉得我们正面临,并且越来越面临着一个双重的矛盾。一方面,在这个计划中,有人们称之为“文化归属”的东西,而且通过多种定义来确定的。对于欧洲来说,第三个千年的前景,并不是美国式的熔炉——况且永远也无法实现。美国多种族社会的典型特征,就在于它是一个熔炉。在那里的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区,犹太人在另一个区,波兰人则在另外一个区。可以想象,他们不会像巴尔干半岛上的人那样相互厮杀。除了某个时期的洛杉矶和芝加哥以外,他们几乎能以一种相当平静的方式生活。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地球上第三个千年的目标是: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。昨天读了一本小册子,类似于《我知道什么?》,谈的是后现代主义。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常使我感到困惑。因为尽管人们把我看成一个后现代主

* 本文是意大利波洛那大学哲学教授、《跨文化对话》学术委员会西方委员恩贝托·埃柯(Umberto Eco)在波洛那大学成立九百周年的大会主题演讲。根据录音翻译,未经本人审阅。题目为编者所加——编者。